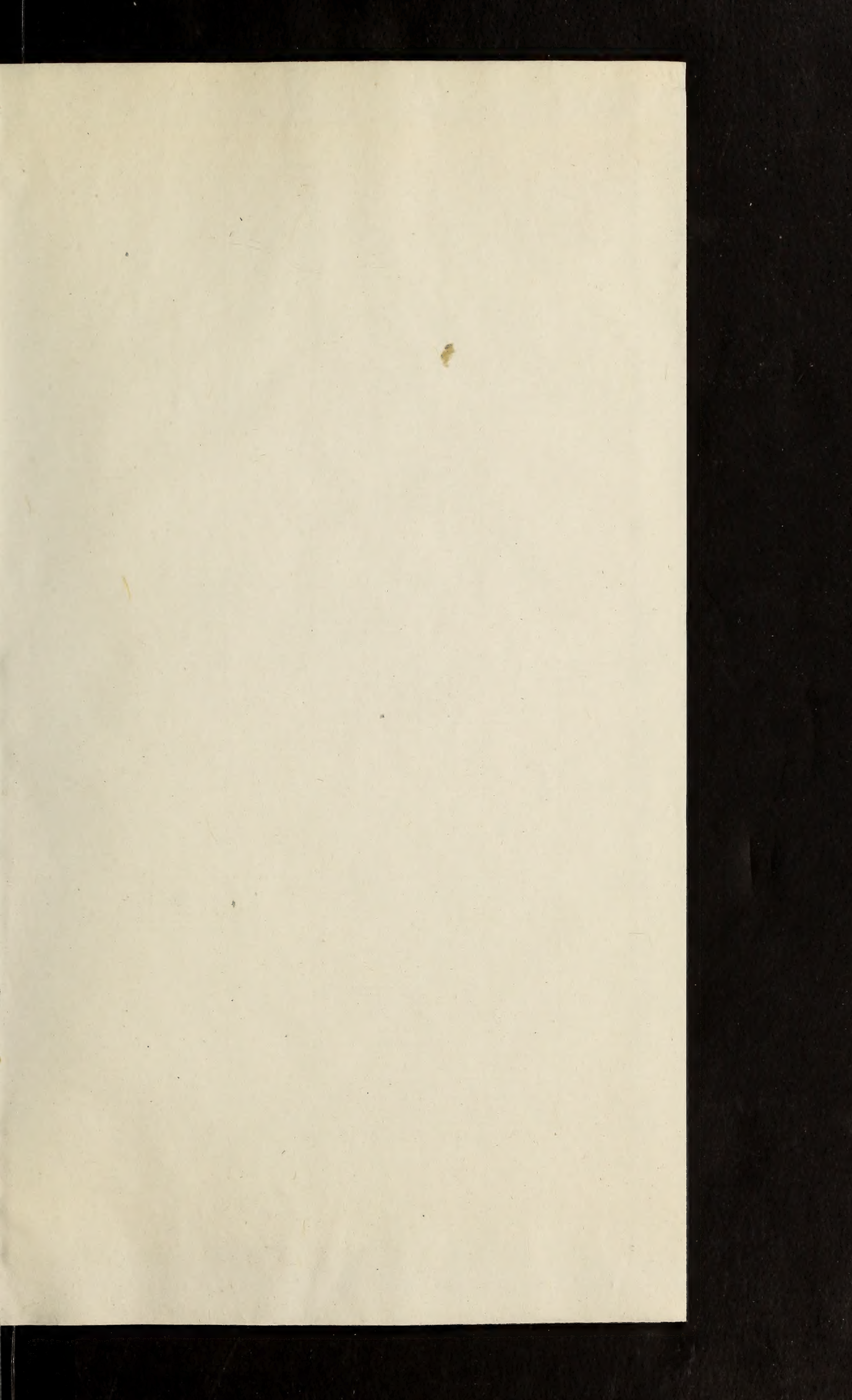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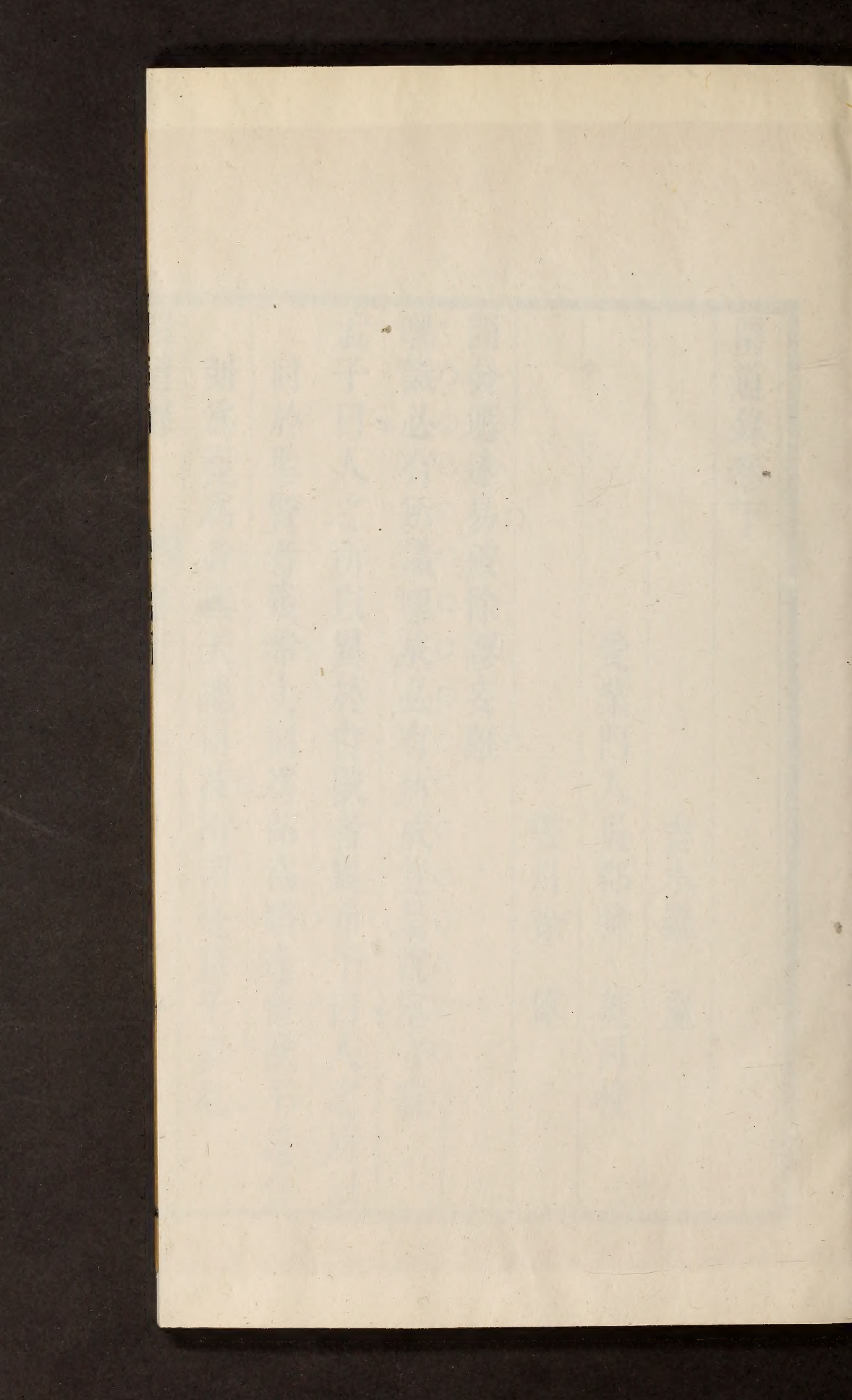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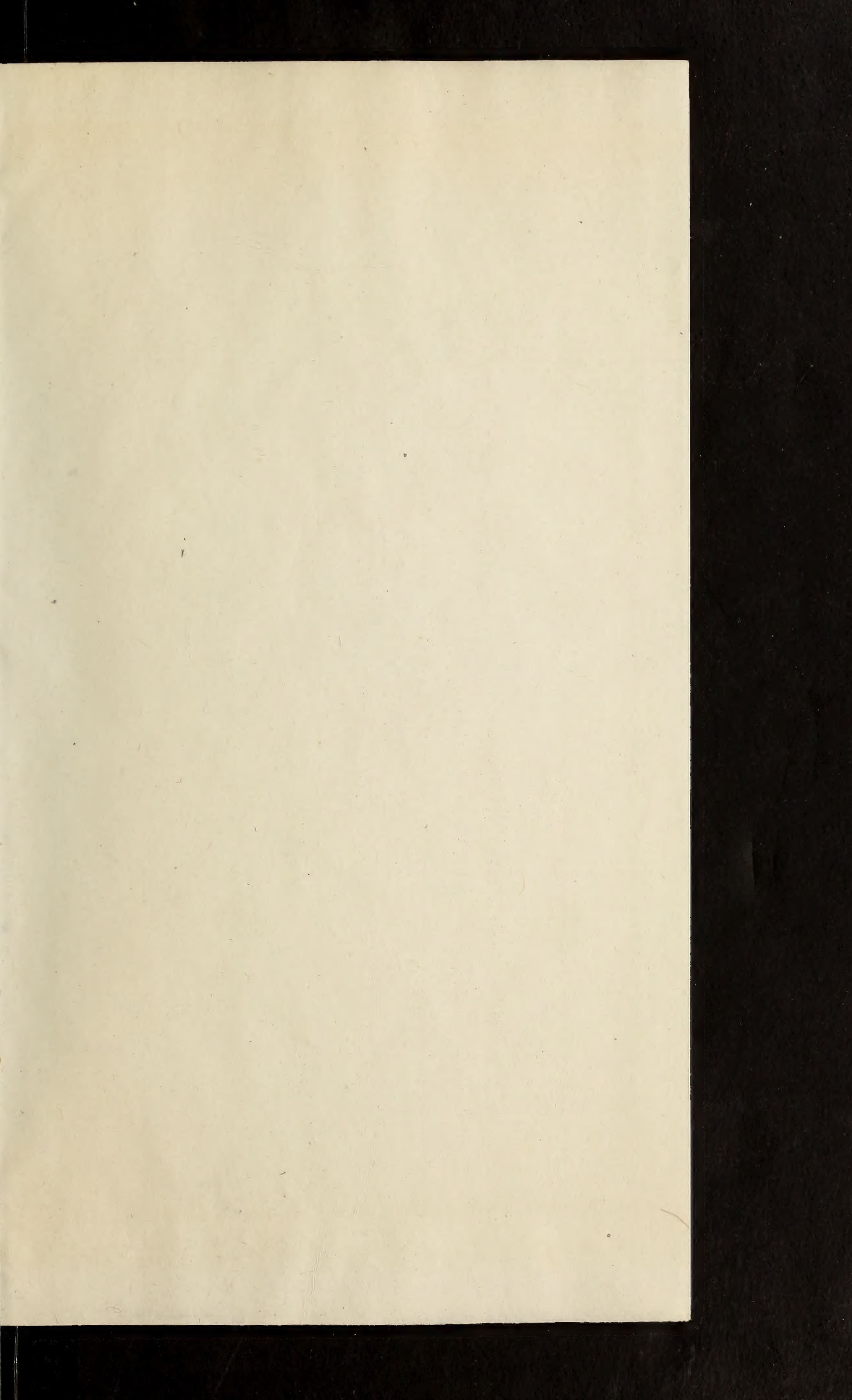

B
128
H561H7
1685
v.3







閑道錄卷下

吉水羅　麗

受業門人吳郡韓　葵同校

雩川徐　倬

開發遮迷易破除謬妄難

嘿識必有所識嘿成必有所成豈是沉空守寂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子曰人之所以同於聖賢者幾希去則爲跖爲蹻違禽獸不遠存則爲堯爲舜與天地同流所謂毫釐千里也

堯舜幽厲孔顏蹻跖本體何曾差池一毫畢竟堯舜成了堯舜幽厲成了幽厲孔顏成了孔顏蹻跖成了蹻跖其故安在豈天之降材爾殊耶可以醒矣分明是現成的狂愚便認做現成的聖賢非愚之所敢知矣

告子只要打破孟子善字東坡只要打破程子敬字迨陽明之說行善字敬字一齊破碎矣

呂文簡曰格物之義自伏羲以來未之有改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求諸物近取諸身其觀察求取

卽是竆格之義

有物必有則則者理也格物卽是竆理理者善也竆理卽是明善

物不格知不至將有自以爲誠而未必誠自以爲正而未必正自以爲修而未必修者矣毫釐千里之謬實原于此也

譚艮知者皆以物爲外以格物爲狥外不知格物只是竆理竆理便是盡心心卽理也理卽心也物卽理也心卽物也理無內外心有內外乎心無內外

物有內外乎無內外安有精粗無精粗安有彼此卽物卽知卽格卽至本無二理本非二事又何疑焉

致知在格物猶云盡心在窮理也理未窮其所謂心只是習念非眞心也物未格其所謂知乃是妄見非眞知也儒者之流入釋氏病根在此

致知在格物一本而萬殊各具一太極天下莫能破焉物格而知至萬殊而一本統體一太極天下莫能載焉

吉人爲善唯日不足那有閒口講閒話閒耳聽閒話
玩物是放心格物是盡心二者正自相反
學莫要於存心是已但恐所存者未必是心正使眞
能存得纔足爲累蓋自世微道喪學鮮眞傳詖淫
邪遁之言充滿宇內溺於其說者毒入膏肓牢不
可解終日努目張眉撑拳揮棒以情慾爲天眞以
幻想爲本體其所謂心者或光景之滉漾或意見
之迷沉或懸空想像而胸臆偶開或緣境揣摹而
靈明乍露妄生妄滅倐起倐消用力愈多去心愈

遠故學者先論其是不是然後論其存不存若未免認賊作子指石爲玉將日顛月狂無復有轉頭日子矣

今人亦有所見却不是眞性只窺覷得箇閃閃爍爍的光景亦有所守却不是本心只把捉得箇膠膠擾擾的念頭閃閃爍爍的是氣不是理膠膠擾擾的是欲不是理理卽天也天卽理也天理纔是眞性纔是本心所謂善也明者明此也誠者誠此也此性命根源學問頭腦此處差則都差是則都是

天理二字未曾體貼出來講甚麼心講甚麼性講甚麼道

天理本不待安排何等自然本無容造作何等現成立意求自然自然正是安排立意討現成現成正是造作

善者天理也存是存這天理養是養這天理今人只守着一點虛靜的影子習得一箇寬舒的樣子與聖賢存養之實奚啻萬里

非解字則絫話那有實際

認虛見爲上乘認幻想爲超悟認精魂播弄爲天機活潑認靈明閃爍爲道體呈現安得不誤却一生

世儒非苦苦逼迫則悠悠現成逼迫便是安排現成便成放倒

既爲山木又爲斧斤既爲萌蘗又爲牛羊試問伐的是誰所伐的又是誰牧的是誰所牧的又是誰眞是自戕自賊自害自滅毫不干涉他人

理明則心定

掠虛影墮實業世儒通病

古人無間斷是本體存存今人無間斷是妄想營營

世人無眞正學爲聖賢之志日用工夫不過粧點文貌應副格套以之博聲名美聽覩而已到底勾當得甚事

聖賢所謂靜無欲而已所謂敬循理而已無欲便是靜循理便是敬今之學者坐蒲面壁以爲主靜大袖寬袍以爲主敬噫誤矣

今人有體而非本體體非其體有用而非本用用非其用

或謂佛老無用而有體、申韓無體而有用、非也、佛老無用之體不可以爲體申韓無體之用不可以爲用天下無無用之體無無體之用無有體無用有用無體之道也

世儒遏絕思慮以爲操存提住念頭以爲持守分明墮入異學而不知也這物事本合內外通寂感包體用統性情渾然一太極之妙唯一主於敬則該本末徹表裏渾精粗兼巨細無非太極本然之妙也試思這物事何等神妙何等虛靈如何遏絕得

如何捉住得聖賢教人只一主敬是箇指訣是箇要法何嘗要遏絕他何嘗要捉住他學者特未之思耳

止可無私心豈可無心止可無妄思豈可無思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詩曰思無邪論語曰近思中庸曰慎思聖賢之言非教人以廢思正教人以善思也心君也志帥也一身之主萬事之綱也天之所與我者莫大乎是若如禪家所云一念不起言思路絕是必欲措其東於空虛無用之地如頑石

枯木而後已也不知天之生斯民也何故而皆與此贅物乎此非愚之所解也

不當思而思是膠擾馳騖衆人之失其本心也當思而不思是死木槁灰二氏之滅其天性也

厭事務越多事務息思慮越添思慮行所無事思所當爲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如是而已耳

本是家常日用大驚小怪甚麽

駕虛翼僞表異亂眞吾道之賊也

自姚江提宗以來學者以不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

爲圓妙以恣情縱慾同流合汚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弃法爲超脫道術人心敝久壞極若非東林諸子廻狂瀾於橫流汎濫之中燃死灰於燼盡烟寒之後莅莅宇宙竟不知天理人倫爲何物矣然積習難除幾微易汨守先待後吾黨之責也願與同志共勉之

於可知處求不可知不可知者可知矣於可見處求不可見不可見者可見矣於不可知處求不可知并可知者亦不知矣於不可見處求不可見并可

見者亦不見矣此儒佛之辨朱陸之分薛王之異也

乾健故易非容易之易坤順故簡非苟簡之簡

高者只一段虛光景下者只一塲空議論誠近來學者通患也

世儒愛儱侗而厭分疏喜顢頇而惡詳細凡遇道理精微曲折處都囫圇混去鶻突滾過更不去潛心玩索仔細參詳舉聖經賢傳皆鄙爲支離斥爲瑣屑大都只是忽卑近騖高遠畏繁難希簡捷到底

只做得個狂瞽癡呆漢也

聖賢眞無虧欠猶恐有虧欠眞無間斷猶恐有間斷世人實有虧欠冒認爲無虧欠實有間斷冒認爲無間斷此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而世人之所以爲世人也

大賢大聖都從這愚夫愚婦脚底來小子後生便跳在大聖大賢頭上去吁誠可訝也

生安神聖只要做困勉的工夫初學下根便要討神聖的快活多見其不知量也

合下便是不用修爲一切都是不須防檢近來學者大率皆是此種議論只愛徑捷只喜便易自誤誤人自誑誑人是誠以學術禍天下也彼開端作俑者卽欲少逭其辜得乎

工夫畧不平實道理畧不庸常便會落玄妙窟子裏去作擎拳舞掌生活也

今之學者說着五經四書便以爲頭巾語學究氣然則彼之所以爲學者可知矣

陽明之後學者皆譚玄妙尚圓通毘盧性海虛空法

界何嘗不泫妙只是無着落千峯頂上十字街頭何嘗不圓通只是無忌憚

泫妙者笑宋儒之淺近圓通者笑宋儒之拘泥徑捷者笑宋儒之支離儱侗者笑宋儒之瑣屑馳騁者笑宋儒之迂疎炫爛者笑宋儒之固陋不知宋儒之所以上承往聖下開來學垂之久遠而莫或能易者正在此也

今人言學在學問思辨行之外言性在仁義禮智信之外言道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外雖孔

子復生亦未如之何也已

初學一番疑難一番覺悟一番奮迅一番精進

語上而遺下求精而弃粗判心迹岐事理使道常無用於天下世儒求高騖遠之過也

心與理無二不可析之而爲二心與理本一不待合之而後一

心即理也盡之者亦理理即心也窮之者亦心未窮之理即未盡之心不可以爲心也未盡之心即未窮之理不可以爲理也

昔之學禪者軒禪輕儒而駕出吾儒之上今之學禪者借儒崇禪而竄入吾儒之中學儒而流於禪者以似是亂真而儒之名濫學禪而託爲儒者以真非滅是而儒之實亡

儒而流於禪者名尊孔孟而實夷之佛氏之下禪而託之儒者陽貶佛祖而陰擠之聖人之上假儒諱言禪而儒亂矣真禪冒認儒而禪尊矣

在我曰萬物一本所以斥二氏之非爲真是者正其統也在彼曰三教一家所以表二氏之是爲似是

者破其防也
昔之佛老猶是門庭之寇今之狂禪則爲堂奧之賊矣昔之佛老猶是膚骨之疾今之狂禪遂成心髓之毒矣
昔之辨辨其畔儒者今之辨辨其溷儒者昔之辨辨其佞禪者今之辨辨其諱禪者昔之辨辨其似禪之儒今之辨辨其似儒之禪昔之辨辨其歸禪之假儒今之辨辨其歸儒之眞禪昔之辨正其儒禪之名使彼不得淆其實今之辨剖其禪儒之實使

彼不得竊其名

昔之儒在儒之中今之儒在儒之外昔之禪在禪之中今之禪在禪之外昔之儒以儒爲儒今之儒以禪爲儒昔之禪以禪爲禪今之禪以儒爲禪昔之儒儒其名而儒其實今之儒儒其名而禪其實昔之禪禪其實而禪其名今之禪禪其實而儒其名昔之儒內儒而外儒今之儒內禪而外儒昔之禪外禪而內禪今之禪外儒而內禪曠觀今日皆儒也而皆禪也名皆儒也而實皆禪也非禪之過而

儒之過也非眞禪之過而假儒之過也是烏得不辨烏得不滚爲辨哉

道之明也無儒而有儒有禪而無禪道之晦也有儒而無儒無禪而有禪

薛胡在姚江之前爲其易顧高在姚江之後爲其難

象山之所謂心分明是告子之心陽明之所謂性分明是告子之性雖有善辨者不能代爲之解免也

明其可知而不惑於不可知勉其可行而不騖於不可行聖人之徒也舍其可知而索之不可知弃其

可行而求之不可行異學之誤也

吾儒之學只是人倫日用布帛菽粟之常而窮神達化之妙卽在其中思之而無不可知之理爲之而無不可見之事何等明白昭著何等顯易平實若老佛之說幽杳陰暗怪誕詭僻不可摸捉不可方物詰之而總不可知求之而總不可見飜騰播弄以神其奸躲閃變幻以藏其陋誠青天白日之么魔明晝大都之魑魅宜其不可容於唐虞三代之世也

看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佛經○不如讀一章小學○

寧可數墨尋行○拘泥陳迹○不可談神說妙○飜弄新奇○寧可樸實椎魯○甘爲下士○不可圓熟曠達○號曰聞人○寧可顛斤樸兩○爲狹隘規模之細儒○不可高視闊步○爲蕩軼繩檢之豪傑○寧可爲有破綻之狂狷○不可爲無忌憚之中庸○寧可硜硜自守○爲必信必果之小人○不可闇然媚世爲無舉無刺之鄉愿○寧可摘句尋章○爲聖門之末學○不可拏拳豎拂○爲菩

提之上乘寧可倚識解墮言詮斥爲佛祖之外道不可弄精魂蔑倫理目爲孔孟之罪人

古人自幼教之以誠敬如灑掃應對之類是也今人自幼教之以虛憍如詩詞制義之類是也

古人之學所以養心今人之學適以害心

俗學不明心安能明經異學不明經安能明心心是無形之經經是有形之心以經傳經以心印心以心治經以經證心合外內之道也

俗學只是要加異學只是要減不知這物事完完足

足停停當當加也没處加得一些〇減也没處減得一些〇

俗學論性失之低〇異學論性失之高〇俗學滯於有〇和人欲也有了〇異學淪於無〇連天理也無了〇皆不知明善之故也

這物事干係甚大〇塞上塞下亘古亘今在在充滿時時周到〇取之不得〇捨之不得〇加之不得〇減之不得〇無智無愚無賢無衆〇合下皆有〇生來各足〇不絕不續〇不欠不零〇所謂本體是也〇但俗學一味蔽錮自

家埋倒了自家的異學一味超脫自家拋弃了自家的吾儒只是還他本色沒一些走作沒一點攙和沒一毫虧欠沒一分夾帶沒一隙罅滲沒一刻間歇乾乾淨淨圓圓滿滿適如其賦畀之初稟秉之良而已

無聲無臭言帝載之不墮聲臭也無思無爲言太極之不假思爲也不學不慮言良知良能之不由學慮也皆是指這實理而極言其微妙耳吾儒之言無者如此非二氏虛空寂滅恍惚杳冥之說也故

曰吾儒以有無爲一二氏以有無爲二

無思無爲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思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不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害其無思無爲不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玄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工夫以思爲學慮爲贅外爲襲義爲倚靠墮落爲

幇貼障蔽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既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矣而復諄諄教人以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相矛盾有如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

吾儒所謂思只思其無思而已所謂爲只爲其無爲而已世俗思非其思是曰妄思爲非其爲是曰妄爲佛氏一味無思一味無爲一味無思而勢不能不思一味無爲而勢不能不爲不能不思不能不爲究之思非所當思爲非所當爲止謂之妄思妄

爲而已此佛氏之所以似高於吾儒而實同於世
俗也
人若信得及何愁不肯向前進學不力爲善不勇只
是信不及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不曾說有直有曲不曾說無直
無曲孟子曰性善不曾說有善有惡不曾說無善
無惡
曰無善無善非惡而何曰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無
善之善非惡而何無善云者荀子之見商韓之祖

也無善無惡云者告子之見佛老之祖也

道不明纔在身心上用工便墮入老佛道不行纔在事功上着脚便流入管商

學不明理雖遷囿之文儀秦之辨賁育之勇般輸之巧反爲心害何濟於事

楊墨流弊至於無父無君申韓流弊至於弑父弑君總是私欲用事

從義起見便謀利計功不害爲公從利起見縱談仁說義不害爲私

靜坐不是閉眼合眉講求不是指天畫地

講以身心方是學講以口耳只是講

學不聞道雖胸富五車才高七步只是箇末學雖功彌六合澤及兩間只是箇私意此詞章功利聖賢所以鄙而不道也

食知味行知步知性知天亦不外此

象山注六經心齋治總經見解一般

見不眞切非認賊作子即認子作賊

吾儒無的是人心異學無的是道心吾儒有的是道

心俗學有的是人心道心本有者也天理也人心本無者也人欲也本有者不可不有本無者不可不無本有者有則本無者自無本無者無則本有者自有若本有者無則本無者反有本無者有則本有者反無學者亦唯有其不可無者無其不可有者而已若一槩都有可有者有之不可有者亦有之吾恐可有者未必有而不可有者未必無也若一槩都無可無者無之不可無者亦無之吾恐可無者未必無而不可無者未必有也蓋本有者

本無者無項刻并立之理彼有則此無此有則彼無也應無者應有者無一切掃除之理應無者固不可使之有應有者正不可使之無也但當明辨其所有所無者之爲何如而後知槃滯於有者之病於雜槃淪於無者之墮於空也

人之應有者卽其本有者也應無者卽其本無者也本有者是天理本無者是人欲吾儒所恃以能無其本無者全在能有其本有能有其本有則其本無者不期無而自無既無其本無則其本有者亦

不期有而自有乃自然之道也俗學欲有其本有者并有其本無者究之本無者有之本有者不得而有之異學欲無其本無者并無其本有者究之本有者無之本無者不得而無之俗學言有有所不當有故無所不當無異學言無無所不當無故有所不當有吾儒有所當有自無所當無無所當無自有所當有聖學俗學異學之辨甞在於此然則一有一無之間顧不重哉

有其所應有無其所應無者吾儒也有其所應無無

其所應有者庸衆也無其所應無并無其所應有者佛氏也是佛氏之說不特超於庸衆抑且高於吾儒矣然而應有者應無者遞爲消長中間不能容髮二者斷無一時并有之理亦無一時俱無之理佛氏旣取其所應有者而無之則其所應無者即欲無之而不可得矣而况乎未必欲其無之也其所應無者旣不得而無之則其所應有者即欲有之而不可得矣而况乎本不欲其有之也是佛氏欲無其所應無者并欲無其所應有者到底只

無其所應有者不無其所應無者似超於庸衆而
實等於庸衆似高於吾儒而實流於異類矣

本

有是有善本無是無惡本體也有其本有是爲善
無其本無是去惡工夫也說不得都有說都有世
俗之見也說不得都無說都無異端之見也說都
有到底不能都有依舊只有得惡不曾有得善說
都無到底不能都無依舊只無得善不曾無得惡
有的自當說有無的自當說無只看這有的無的
果奚若耳若有的是所應有無的是所應無應有

的不令其一毫不有應無的不令其一毫不無爲聖爲賢配天配地不外是矣

後儒好高鶩異炫巧鑿空聖經賢傳直等諸老生常談拘儒陳說漫不爲之留意矣此所以畔道日遠而害理滋甚也

執定本遵成法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乃吾人人本分內事若自作見解分外穿鑿則貽悞後人得罪名教不小矣

聖賢不輕弃人不苟授人一以廣教一以重道也

日用細行皆有天則賢者審處而不違聖人從容而不過有生熟安勉之分耳

學者日用常行一念之私便是伯一念之公便是王一念之僞便是伯一念之誠便是王不待事君使民措諸事業而後知也

狂者過狷者不及狂之入道也易於狷其畔道也亦甚於狷此夫子所以有歸與之嘆也

狂狷似遠中庸而實相近故可以入道而聖人取之鄉愿似近中庸而實相遠故足以亂德而聖人惡

之近遠之分誠僞之間而已

狂玩世狷傲世鄉愿媚世

安於義則無怨尤勇於義則無瞻顧

存諸念慮不雜見諸踐履不雜發爲言詞不雜措爲事業不雜可以爲醕儒矣

心術不雜則學術不雜學術不雜則治術不雜故正心爲學問經濟之本

勇於改過善莫大焉巧於遂非惡莫大焉

聖賢敎人只要知得善是生來本有的爲善是分內

應該的有所本有爲所應爲斯已矣

旣無人倫又安有天德如證父攘羊以爲直避兄離母以爲廉禍理害道莫此甚矣

易之道剛柔進退不失其正而已老氏耑要退步耑要柔伏可謂得易之體乎

老氏以清淨柔弱爲體以權謀變詐爲用以退爲進以與爲取以無爲爲以不爭爭竊弄闔闢總歸於自利而已彼爲其學者流於刑名入於術數不亦宜乎

仲淹中說勝於子雲法言。然其僭擬聖經。不知而作。則一也。

言不切理。縱錦心繡口。秪為悅人耳目之資。程子所以比之俳優也。

巢由之辭有天下之見者也。舜禹之任無天下之見者也。

堯舜之禪讓。仁也。堯舜之禪讓得人。仁之至也。

淡然無欲。嶷然有守。

富於德者。人不得而貧之。貴於已者。人不得而賤之。

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未見其人也

志伊尹之所志當自一介始學顏子之所學當自四勿始

學者動口便講國家利害談政事得失評前輩優劣論時人短長自家一箇身子偏不去檢點照管何其舍近而務遠重外而輕內也亦惑甚矣

唐虞咨儆吁咈是圖治卽是論學

今之學者未曾實落刻苦做得幾年眞工夫只憑著幾編斷簡的話頭管窺蠡測的見識便侈然以斯

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及登壇講論非亂言混過則大話謾過彼矇瞽之流方且推爲宗匠而奉若筮龜一遇明眼人則本色畢露更無處躲閃矣夫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一聖一賢直道破千古學人好高之病令人讀之毛骨俱竦

既要撐乾拄坤便當做天長地久的生活猶屑屑焉爭目前毀譽較世俗短長何耶

鄉愿嗜欲深而天機淺狂士質美而未學

只一念便利之私克之無所不至故患得患失之鄙夫卽弒父弒君之亂賊也

審幾於初動防患於未萌易曰履霜堅冰謹未然也月幾望戒將然也

有爲善之心而不務明夫所以爲善之理則忠孝或失之愚仁義或流於過是以君子貴學也

天地之大常亘萬世而不易所以範圍而不過也古今之通義隨時會而遞更所以曲成而不遺也範圍不過者中之定體經綸乎權也曲成不遺者中

之妙用正通乎變也

恰好是中件件恰好是時中

經是一定之權權是無定之經經是權之常權是經之變常變時也經權理也權以酌乎時之常權即經也經以通乎時之變經即權也不一者時至一者理無定者時有定者理不一者以至一一之無定者以有定定之所以先天而天弗違也天下之大經也不一者以不一一一之無定者以無定定之所以後天而奉天時也天下之大權也經即是權

權卽是經顧其時何如耳

中是經時中是權有物有則是經因物付物是權

易有二義一不易一變易不易者體也變易者用也

不易而變易體不離用天下之達道也變易而不

易用不離體天下之大本也此卽經權之謂也

不好名三字礙於鶩外的假君子便於作惡的眞小

人

君子不好名是不表襮小人不好名是無忌憚

世人開口便謂學者要率性要近情不知彼之所謂

率性乃是恣情縱欲名爲率性實則滅理所率者非眞性也彼之所謂近情乃是同流合汚名爲近情實則狥物所近者非眞情也眞性者天性也天性卽天則也帝之衷也眞情者人情也人情卽人理也民之彝也內焉戒慎恐懼外焉規矩準繩方是率性小則曲成不遺大則範圍不過方是近情豈世俗之云云者哉

以禮爲僞以肆爲眞以放僻爲圓通以持守爲拘滯

以詩書禮樂爲糟粕以綱常倫理爲情緣以日用

常行爲末節以規矩繩墨爲桎梏虛誕猖狂無所不至不圖學術之弊一至於斯也

王門之有泰州龍溪猶孔門之有顏曾二子也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惑世誣民日新月盛斯其爲禍雖洪水猛獸不足比其烈矣溯流窮源實姚江提宗不善之故卽欲稍爲之寬解不可得矣

聖賢千言萬語論學只是遏欲存理論治只是扶陽

抑陰

理一分殊自然之禮分殊理一自然之樂

君子小人件件相反判若霄泥睽如涇渭然揆厥本原祇爭一念之公私而已

貪夫逐利烈士殉名其私心一也

爲學不期於孔顏爲治不期於堯舜皆自畫也

拂理則傷心是曰害仁違心則虧理是曰賊義

人立身兩間唯綱常爲重若大節有虧雖才技絕人勛名蓋世皆緒餘耳無足比數故夷吾之烈曾西

恥不屑爲仲子之廉子輿鄙不足道然世人每舍重而取輕明小而暗大如葉公以證父之過爲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爲黨皆斤斤於形跡之末而昧於天經地義之大常者也世俗之難與言大率類此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各有不齊之則各有不一之分聖人以人治人因物付物齊以不齊乃所以齊也一以不一乃所以一也如吾老之必先於人老也吾幼之必先於人幼也伯兄之必異於鄉人也鄰

子之必異於兄子也楚人之長視吾長有間秦人之弟視吾弟有間鄉鄰之救較緩於同室其兄之道較切於越人野人君子必不同其位大人小人必不同其事飲湯飲水必不一其時巨屨小屨必不若其價蓋天秩天敘大經大綸卽欲不如是而不可得也聖人天下一人四海一家既非爲我之私親疎異施崇卑異等又無兼愛之弊齊而治治而平由內而外由近而遠推之有漸也親而仁仁而愛由厚而薄由貴而賤施之有等也所謂理一

而分殊仁至而義盡也乃莊生取而齊之許子比而同之不亦異乎

堯舜湯武之征讓禹稷顏回之出處微箕比干之生死曾子子思之去留都是合該恁的所謂時中也

周公戒逸召公陳敬是千古事冲主的樣子

帝王之治本於心帝王之心主於敬

君心者萬機之樞要而萬化之權輿也故王道必以正心爲本

爲君者當思天所以立君之意爲臣者當思君所以

任臣之意君以天之心爲心百執事以君之心爲心期於仁愛斯民而已

太陰五星光有大小皆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行有遲速皆視太陽之行以爲行近太陽則行急而盈光晦而伏遠太陽則行緩而縮光生而見太陽君道太陰五星臣道自然之理也

得聖人之理可以制作得聖人之意可以沿革

天道有常有變王道有經有權各循其理而天下平

人主恐懼修省祥莫祥於此矣怠荒佚豫災莫災於此矣但當問人事之修否不必問天象之禎異也

天人一理貫通一氣感召和致祥乖致異乃常道也然人主恃祥而怠祥亦爲災遇災而警災亦成祥盛世亦有饑沴末流常多符瑞人主亦盡其在我而已

治曆授時敬天勤民之首務爲政者所當盡心也

曆法至爲繁賾其緊要處只在得太陽盈縮之眞限一切加減增益皆從此起此處差則無不差合則

無不合○

由漢以來○造曆者七十餘輩○立法者十有三家○求其理明數○著精密脗合者○僧一行之大衍○郭守敬之授時而外○則未之槩見也○

步算之法○莫緊要於日行○莫繁難於日食○

交食者○曆法疎密之證○交食不差○則朔望不差○朔望不差○則節氣不差○二分二至○又一歲之關鍵○四時之樞紐也○二分二至不差○則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亦自無大差矣○

歲差之法。舊法是太陽退數。新法是經星退數。舊法換宮兼換宿。換太陽宮。不換經星宮。新法換宿不換宮。換經星宮。不換太陽宮。其數雖不殊。而理則大相逕庭矣。

新法之最奇者有四。觜參顛倒。一也。節氣那移。二也。歲差環轉。三也。歲實參差。四也。之四者。有識之士。皆能辨之矣。至謂天有經緯。地亦有之。二曜有經緯。五星亦有之。如視差。氣差。里差等法。殊爲細密。可補舊法所不及也。

新法千條萬緒究竟不過高卑二字高減卑加一法

其作表立式都是一箇套子

測以多邊三角形視舊爲繁算以割圓八線表視舊

爲簡

舊法以二至爲主新法以二分爲主舊法以赤道爲

主不論黃道新法以黃道爲主兼論赤道立法之

不同大要在此

賢不肖無并進并退之理小往則大來大往則小來

否泰剝復自然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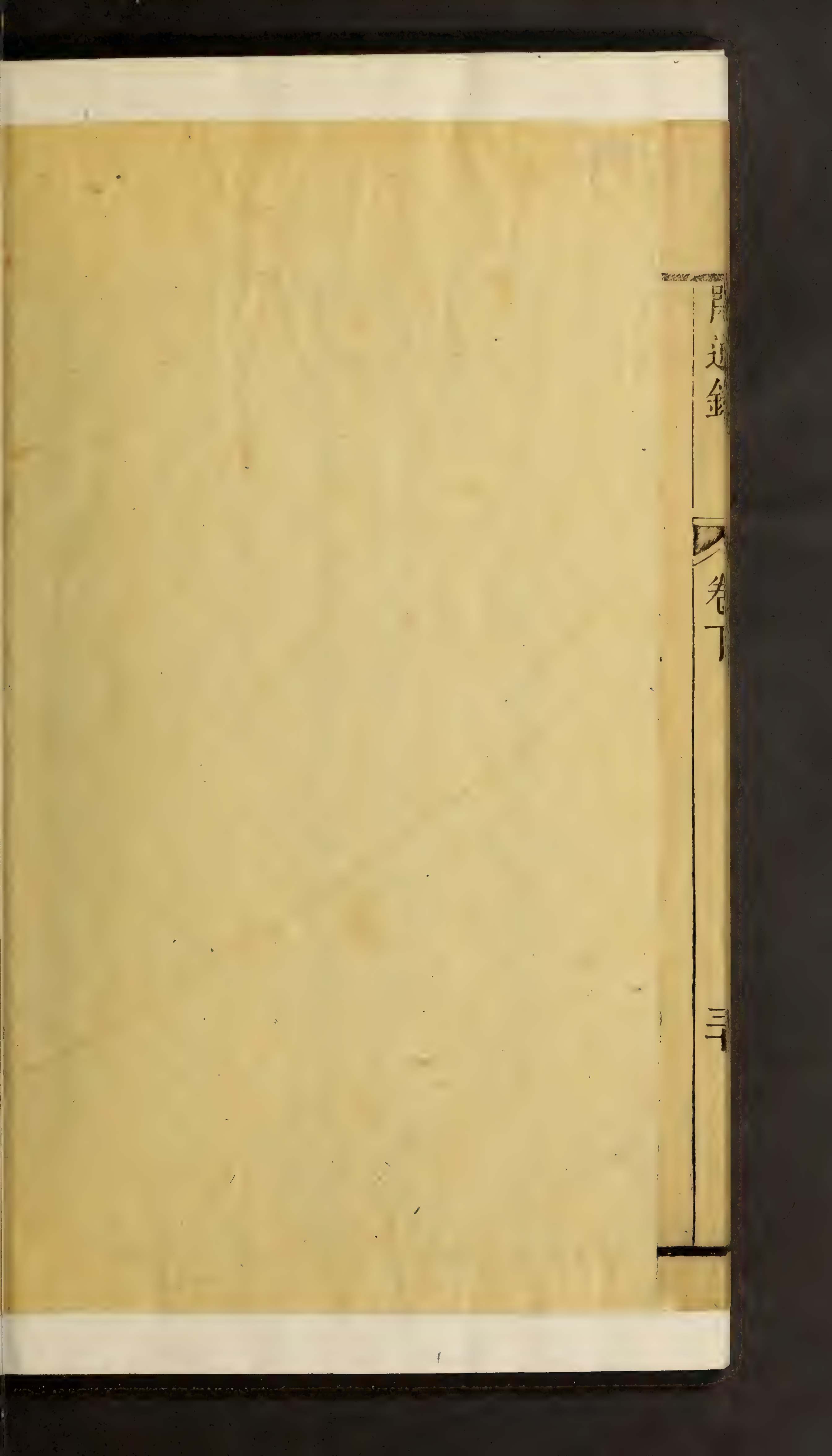
所應非所求所學非所好君臣遇合之難自古然也

謂其君不能者不敬其君也謂其君不能而舍所學以狥之不敬其身者也

寛以養國家之元氣嚴以鼓國家之神氣循資格以盡庸才之用破資格以盡奇才之用皆千古不易之論也

世亂而無守世治而無爲其人可知矣

天德王道一以貫之



閑道錄後序

孔子集列聖之大成尚已戰國之世處士横議曰趨天下於淫邪岌岌乎乾坤或幾於熄矣子輿氏毅然特出爲之稱説仲尼正其回慝幾希之一綫賴以不絶功豈遽出禹下哉道也

者率性之謂也性無乎不備道無乎
不存離之而不得悖之而不可俗學
支焉異學叛焉自支耳自叛耳烏能
支道叛道耶孟氏既歿邪說蠭起荀
况造端於刑名楊雄開基於讖緯而
老佛之徒始得乘釁構隙以簧鼓其

說於當世猖狂幻怪反若有出乎吾儒之上者斯其禍吾儒也尤烈淸譚麈尾日浸月淫江都昌黎相望於千百年之間卒莫能犁其庭而搗其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是誠不得其傳也已迨有宋真儒輩出斯道大明然

而象山之燈慈湖之熖固隱然在也不數傳而大義乖亡微言湮落新建龍谿之說充塞氾濫於有明之世宙而莫之可挽大壞極敝沿迄于今斯其爲患視洪水猛獸何如抉敬修先生固彼蒼篤生爲今茲之孟氏者也

先生功業文章表著海宇無遠邇賢
愚靡不皈服瞻仰奉爲楷模名生東
吳菰蘆中二十五年矣方兒童時即
耳先生名顧無由得及於門也今年
冬買舠而南涉湘沅陟衡岳渡洞庭
徘徊於赤壁鄂渚之間遂擔簦攜卷

謁先生於黃鵠磯頭先生鼓琴初罷莫我教也名固知先生之莫我教也然是乃所爲教已名既退寓居荒寺焚香危坐者幾宵旦始悔從前習氣何莫非自誤自欺者之爲一切痛洗而大懲之浩浩然蕩蕩然蓋不啻沉

痾之忽脫諸體也他日復拜先生於晴川吟風弄月先生其許我矣先生則曰唯唯否否道若大路率而由之難乎哉雖然有辨爲是爲非爲同異如黑白泥霄之莫可混淆察識而明辨之又難乎哉嘻是乃所爲教已因

於同人所覓得聞道錄讀之乃知先生之所為道大中至正極深研幾鉅包無際細入無倫用備體全百慮一致愚夫有所不能外聖人有所不能盡大矣哉至矣哉列聖之真傳斯文之的派在是矣至其憂道之深心衛

道之若衰則端以訂百家闢二氏爲已任其於似是而非疑同而異之辨斷然無少寬假焉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先生曰我亦欲維世道夫世道之不晦即人心之不死也嗚乎先生之言其子輿氏之言先生之心其子

輿氏之心乎是錄也爲先生著述之一種年來海內誦習尊若筮龜坊間急於剞劂頗疎校訂字句舛訛題跋冐濫姝失先生立言明道之意茲同人覓得眞本再三讎校新付梨棗用公同志名非能讀是書者也然幸而

及先生之門與聞緒論之萬一則亦
烏可以無言爰薰沐拜手颺言簡末
以就正有道云

旹

康熙十年歲次辛亥仲冬穀旦江左
布衣受業門人洪名拜書於漢水

之澍

